



关于艺术的对话

卢那察尔斯基美学文选

吴谷鹰译

封面设计：海 洋

关于艺术的对话

GUANYU YISHU DE DUIHUA

(卢那察尔斯基美学文选)

[苏]卢那察尔斯基 著

吴 谷 鹰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75印张 383,000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500

定价 7.95 元

ISBN 7-108-00090-3/I·29

目 录

关于艺术的对话	(1)
无产阶级和艺术	(50)
无产阶级美学的原则	(53)
维·格·别林斯基	(53)
论“应用”艺术的意义	(69)
马克思主义和文学	(75)
艺术及其最新形式	(87)
列宁和艺术回忆	(131)
艺术科学中的形式主义	(142)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任务的提纲	(163)
艺术中的阶级斗争	(178)
艺术史上的社会因素和病态因素	(211)
西欧艺术理论中的新的流派与马克思主义	(281)
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普列汉诺夫	(300)
列宁与文艺学	(411)
译者后记	(492)

关于艺术的对话^①

序*

自从我写出关于艺术的对话以来，许多时间过去了，而情况难于置信地改变了。

我是作为流放犯在北方的小城市托特马^②写这篇东西的。我曾经是利用监狱和流放来与我们的秘密工作平行地展开阶级斗争理论的地下党。现在我在成为工农政府官邸的克里姆林里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来写这篇序言。

十四年。两次革命，其中之一是所曾发生的革命中最伟大

* 重版对话时，我还是对它一字不改。在这些革命的年头，艺术问题产生了多少流派！可是现在在我重读了对话之后，我发现它所包含的对我们的艺术观点的某些原则的那种通俗的叙述，仍然是有益的。——卢那察尔斯基〔1923年的注。——俄文版编者注〕

① 最初以《马克思主义和美学》为标题，刊载于《真理》杂志1905年第9—10期，9月—10月号上。

以《关于艺术的对话》为标题收于论文集《生命的反响》。按《艺术和革命》一书的原文刊印。——俄文版编者注

② 卢那察尔斯基1903—1904年在沃洛格达省的县城托特马流放。他是根据省长拉迪申斯基的命令从沃洛格达转到这里的。卢那察尔斯基在《沃洛格达回忆纪略》这一随笔中叙述了自己在托特马的居留：“托特马——是迷人的、多花样的小城市，有洛可式的教堂，在大河岸边，河那边蜿蜒着黑压压的森林……我非常珍惜的是：在托特马将有许多时间来读书，从事文学工作，而我确实立刻就展开了大规模的工作，为《教育》和《真理》写作；这是两个有相当明显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当时最先进的杂志。我的最初几本书也是在那里写的……”（《北方》杂志，沃洛格达，1923年第2期第4页）。

——俄文版编者注

的①。

然而，凭良心说，我的对话中一点都没有修改，只是它的结尾，〈马赛曲〉作为革命艺术的典范出现，现在稍微有些使得这位或那位读者感到有伤体面。丧家的半民主主义者和妥协者把它玷污了。可是我就连这几行也不想修改。我们伟大先驱者的高豪的〈马赛曲〉，仍然是我们的。它能够用自己的翅膀抖掉各国资产阶级和半资产阶级作家扔在它身上的所有一切灰尘，同〈国际歌〉和我们未来的国歌一起，在胜利的无产阶级的头上飞翔。

当然，在艺术领域里有所变化。应当增加对未来主义及其所有一切变种的分析。这对于我所拥有的那些自由的时刻来说，要求的工作就太详情了。实际上，这现在并不会大大改进我的工作。我认为，这篇东西还没有过时，那些想从革命及其伟大任务的角度，来考察艺术现象的人，现在读它还能有益处。我有幸运断定：我一生中所写的东西，重版时需要作多少根本改写的，是多末少。我现在进行的正是我过去梦想和计划作的事情。

生活有非常重大的改变，可是我们仍然和以前一样②。

1919年1月28日

导 言

前几天考茨基在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Vorwärts〉③论战时，用几页最有趣的篇幅来谈论科学马克思主义

① 指1905年革命和1917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译者注

② 〈关于艺术的对话〉第一个单行本出版于1918年（莫斯科，工兵农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有刊载于本卷的序言的第二版，出版于1919年（莫斯科，“无产阶级文化”出版社）。——俄文版编者注

③ 〈Vorwärts〉——是1891年至1933年在柏林出版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俄文版编者注

和伦理-美学马克思主义的特征。我们认为比较完整地把有高度才能的这位德国政论家关于这个问题的思想介绍给读者，是有好处的。因此我们完全引证了最重要的几页^①。

“在废除反社会党人法的最初几年，经济科学派在《前进报》占支配地位。在国民经济和经济史领域内感到自己好象在家里一样熟悉，对政治同经济的联系怀有重大兴趣，并且善于以深刻的看法阐明这种联系的人们，指导着它的政策。他们似乎认为抓住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和加以描述，向读者阐述它，是主要的任务。他们的思想大都是科学的，因为对于社会民主党人以及一般地对于现代政治家来说，科学地思考，就是从历史上-经济上来思考。

现在伦理-美学的思维在《前进报》上占着优势。现在问题还不在于理解，而在于评价。任务是在于激起尽可能强烈的伦理的或审美的感情，暗示读者厌恶占统治地位的秩序；这不是使它的代表丧失科学教育或者他们对科学毫无兴趣这种意义上的感情社会主义，而是重心从对事实的科学说明转到对感情这种意义上的感情社会主义。

我不想着手作关于科学和伦理-美学思维的哲学回顾^②，我只是想指出它们所产生的实际分歧。凡是科学思维没有占统治地位，也没有给伦理-美学因素指出任务和方向的地方，就不可避免

① 下面卢那察尔斯基引证了(显然是自己翻译的)考茨基的文章《Die Fortsetzung einer unmöglichen Diskussion》(《一个不可能讨论问题的续篇》)第4节——《Gefühlsozialismus und wissenschaftlicher Sozialismus》(《感情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该文刊载于《Die neue zeit》(《新时代》)杂志1905年第49号,8月29日。
——俄文版编者注

② 考茨基现在部分地在其著作《伦理学和经济唯物主义》^③里作了这一点。
卢那察尔斯基注[1906年注。——俄文版编者注]

③ 考茨基的《伦理学和唯物史观》一书,1906年由几个出版社出版俄文译本,包括由卢那察尔斯基编的“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俄文版编者注

地发生冲突。

在评价日常生活的一些事实的意义时就已表现出两派的差别。对一些人 有高度吸引力和感到兴趣的，另一些人却觉得没有意义，或者至少是不重要的。

要知道，对感情发生最强烈的刹那间作用的东西，并不总是对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具有深刻的积极影响的情节。→

对社会发展进程发生最强有力和最持久影响的事件和问题，往往具有不美观的外表，有时很难觉察它们，只有通过 与精神振奋很少共通处的复杂的脑力劳动才能理解。反对榨尽债务人脂膏的残酷的高利贷者的慷慨激昂的独白，比之资本的理论，直接发生更强烈的影响。感情方面最给人印象深刻的现象和问题，恰好在表面上。因此具有伦理情绪的读者总是倾向于表面现象和轰动一时的事情，他认为这是政治上最重要的事情；这种读者将始终对在科学上深入到现象的本质持否定的态度。

除此之外，伦理-美学兴趣占优势导致政治上的读者不仅仅表面上追求耸人听闻和不欢喜研究有深刻的根源的现象（这并不妨碍这样的读者怀着极大的敬意来谈论科学和教育），导致读者直接敌视深刻研究的态度。

没有再比在伦理上把人们联合起来，在他们当中对某种特别可恨的事实激起道义上的愤慨更容易的事情了。通常这种事实是很简单的，并且不难这样或那样地把大家的意见统一起来。比如，不难激起整个道德世界对基什涅夫虐杀犹太人的罪犯的愤慨。而《前进报》梦想它能够用这样的方法造成社会舆论如此大为统一，只有居民的“不足道的百分比”将反对，而这一小撮人的孤立，“必将使他们无能为力”。

如果我们不停留在简单的评价上，如果我们想理解现象，如果我们不是孤立地，而是与整体联系起来来考察现代生活丑恶的事

实，如果我们想认识它们的原因，同它们斗争的可能性和方法的话，—— 我们就会碰到极端复杂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视回答者的教育和阶级地位而得到极其不同的答案。

我们拿同一件基什涅夫虐杀犹太人的暴行为例。不言而喻，谁都对它愤恨。可是只要您提出问题：它的原因是什么？用什么方法同这一类现象斗争？—— 就开始意见分歧。这种可怕的事件同俄国和世界的社会政治情况有什么联系？我们应当力图同化犹太人还是把他们自由组织为单独的民族？如果是后者的话，我们是否应当力图达到在俄国的犹太民族自由，还是由它组织为单独的国家？

所以，伦理-美学的评价容易导致一致，科学-经济的评价则容易导致意见分歧，甚至互相亲近的人士之间的斗争。显然，第一种方法在第二种方法中发现障碍和阻挠，指责它激起徒然无益的意见分歧，并且希望一切破坏它所达到的或者想象似乎已达到的道义上一致的东西都见鬼去。

可是这一类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我们的对手能被弄到无能为力地步的只有行动的一致，而决不是道义上愤慨和社会舆论的一致。我们回到我们的例子上来吧。对于基什涅夫虐杀犹太人的暴行，大家都有道义上的愤慨。那怎样呢？作为灾祸的原因的罪恶势力因此削弱了吗？一点没有！肇事者毫发都没有触动；金融界的犹太人照旧准备向他们开自己的信贷！

可就是道德义愤引导到行动的地方，它也并不能担保行动的一致。义愤只是说明他们不希望什么，有所谴责，可是它除了消除这种所谴责的事情，和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它以外，没有说什么。而在这个基础上，事先越少理论讨论，理论讨论对问题越少说明，意见分歧就越大。

但是在党的杂志上感情占优势还导致一种现象。所有一切平

常的人都是同样有道德的，同样倾向于谴责可怕的事情，从这些事情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因此《前进报》希望就这一类的问题把社会的大多数联合起来是正确的。可是这是否证明有可能为社会民主党争取到这种大多数呢？没有，这只是证明：道义上的愤慨不是社会主义者的出色的特征；这方面他不同于其余的居民群众的，也许只是自己的感情强烈。可是他之区别于其他党派信徒和漠不关心的人的，却是他对个别的可怕事情同现代制度的本质本身的联系的经济观点，以及他的看法；只有消灭现代社会的基础，才能消除这些可怕的事情。

伦理-美学家虽然没有削弱自己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思考的方法，没有寻求任何妥协，——我提到这一点是为了避免误会，——可是却太过于经常忽视专门社会主义的东西”。

所引证的考茨基的见解，我们认为是深为正确的。我们认为伦理-审美思维在捍卫劳动者阶级利益的文献中占优势是不能容许的。由此能否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者否定伦理学和美学呢？

我在这里预先声明，我在写这几行时个人认为伦理的评价只是审美的评价的变种^①，但这丝毫没有改变事情。

我们来听听考茨基在同一篇文章中关于这一点说什么。“我绝不想断定说伦理-美学必定同我们的斗争是不相关的。当然，在政治经济学中没有伦理学的地位，在以政治经济学为根据的科学社会主义中也没有它的地位。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现象的相互联系。如果它作出关于未来的结论的话，那这些结论与伦理学同样很少有共同之处，正如卫生学从科学资料作出的结论一样。可是

^① 卢那察尔斯基在《实证美学原理》这一著作中提出了这一论点。又参见《论评价问题》一文，收于安·卢那察尔斯基：《批评和论战论文集》，莫斯科1905年版。——俄文版编者注

科学社会主义——这只是社会民主党人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是理论和活动的统一，科学和斗争的统一。伦理学和美学在科学研究中没有地位到什么程度，则它们在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就重要到什么程度。一个阶级没有自己战士的忠心耿耿和热情奋发能行吗？特别是象无产阶级这样的阶级，它只是以自己的团结一致来对抗敌人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而且就是纯粹美学的因素也能在阶级斗争中起重大作用。政治和艺术，特别是诗歌，有许多共同点；政治和艺术都力图尽可能强烈地激动人和振奋人，政治和艺术都应当力图尽可能深刻地理解和解决人的心灵。认为似乎“政治歌——总是不好的歌”，是完全不正确的，政治和艺术可以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互相使得内容丰富起来；政治可以给艺术家以最崇高的材料，最热情的推动，艺术则可以大大地巩固政治战士的力量。”

这位深刻而严肃的德国政论家这样说。对于文学和艺术批评的存在以及对于捍卫无产阶级利益的文学中的小说流派的存在，不需要其他的辩护理由了。

可是，如果审美观点占优势在纯粹政治和科学-哲学的论文中是不允许的话，那末在艺术批评论文部分，科学的历史-经济方法则又不仅是不应当限制的，而且应当至少与直接的审美评价（或者所谓伦理的评价）一起，占有地位。

这里，这第二种思考和感觉的方法又是允许的和必须的。

我已经不止一次地作阐述我的艺术观点的尝试^①。可是，认为为此最合适的形式是对话的确信，在我内心早已成熟。对话有可能客观地阐述许多互相提高和互相补充的意见，把各种见解排一排队，并引导到完善的思想。我既然鼓起勇气追随于对话大师们之后，就在这方面也遵循他们的先例：尽力能所及使对话者成

^① 除了《实证美学原理》外，这里也指论文，如《莫里斯·梅特林克。试论文学特征》（1902）和《论一般艺术家，专论某些艺术家》。——俄文版编者注

为活生生的人，围绕以生动的气氛。我在为此而选择细节和插曲时，决不追求使谈话“有声有色”的目的，而是想较亲近地描述人物和说明意见；在对话中任何细微末节都为了这一目的。

对话的形式对读者来说是不习惯的；因此我把自己关于艺术的思想表现在对话中，不是没有担心的。可是如果这种形式博得我的读者的赞许的话，我很乐于利用它来发挥在其成长中采取过种种形式，遇到过一系列各种各样障碍的一些复杂的思想。

对 话

大房间里香烟缭绕，充满着高声谈话声；约有二十个年轻人围绕着摆满多少大众化小吃的几张桌子，聚集在一起坐着；人们是相当形形色色的，但大多数都对艺术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房间的主人本人对艺术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他是画家，他的妻子伊琳娜·德米特里叶芙娜作为画家的妻子和热情的爱好美术的女人，则有间接的关系。

在我们所选择的把您们带进到谈话中去的那个时刻，房间里的嘈杂声达到了顶点，简直是在叫喊，而女主人不得不使出自己的全部充沛的精力和嘹亮的嗓子，以便让人们听到她说话。

她喊道：“先生们，这是不行的！所有一切吵得很凶的人碰在一起，持有极其不同的信念和看法，大喊大叫！彼此都没有听见，看来自己也没有听见！”争吵的人笑起来了。“其实我看这里有能够举办极有趣的比赛并互相认识的这样的伙伴，而对象我这样的小人物，则对不起，可以学习学习。先生们-同志们，今天我们将做欧洲人；请轮流发言，而我提自己当女主席。”

大部分出席的人拍手赞成，另外一些，恰好是争吵的人，则矜持地微笑着。

“Par acclamation, par acclamation!①”没有胡子的年轻人喊道,用钟情的眼睛瞧着主席候选人美丽的、面红耳赤的脸。

伊琳娜继续说道:“因为阿金夫·福米奇比谁都激动,所以我让他第一个发言”。

穿着驼色短上衣的青年人,一头蓬松的满是灰尘的头发,带着神经质的黄色的脸,不友好地瞧着女主人,一面把烟卷捏成一团,在烟灰缸里弄熄,说道:

“我激动吗?您凭什么把……我当做赫古芭!②”

“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暴躁的小伙子……您有话……”

“哪有什么话?……我不打算讲什么话……”,阿金夫·福米奇撇撇嘴,不客气地说,“我将说得很简短……我对艺术一点都不懂,也不想懂……”

“这是可耻的!”没有胡子的青年说道。

阿金夫·福米奇轻蔑地瞧着他。

“我有一个相识的……比如说小崽子……小伙子。我在涅瓦河碰到他,他对我吹了口烟,并喋喋不休地说:‘你觉察出吗,我抽的是什么,你觉察出吗?’我说道:‘烟草’。‘是的,其实难道你懂得什么雪茄烟吗?而这是可耻的,老兄’。我说道:我说是‘傻瓜’”。于是阿金夫·福米奇开始胜利地点起谈话时作成的小烟卷。

热情的青年想兴奋起来,可是主席严肃的眼光使他坐在椅子上。

阿金夫嘴里含着挑衅似地翘起来的烟卷继续说道:“我不懂艺

① 一致同意!(法文)——译者注

② 赫古芭(Hecuba)——是特洛伊王普兰姆(Priam)的第二个妻子,生了十九个孩子,包括黑陶(Hector)在内。这里是套用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中哈姆雷特的话:“为了赫古芭!赫古芭对他有什么相干……”。——译者注

术，也不想懂艺术。既然人们有多余的时间，因为他们不需要工作，那他们就会感到无聊。无聊——是娱乐之母，而艺术——就是娱乐。也象所有一切事情一样，娱乐专业化了，就出现了娱乐专家：小丑和各种各样的丑角。他们获得了各种技艺，使游手好闲和无聊的人开心。我知道形形色色的丑角是装饰着绶带和勋章的高等院校的教授。以娱乐别人为职业的人，在我的眼里——是卑贱的人。我觉得，不但是我这种平民，而且是骑士和元老先生们，不但在古代，而且在现在，总有点轻视民间歌舞剧演员、吹长笛的人和其他‘滑稽大师们’。工厂工人力图享受到节日的快乐，舐尽酒瓶，头发散乱着走来走去，高声唱歌，——寻欢作乐。商人喝尽一打香槟酒，在头等的饭店里打碎镜子，打侍者耳光——也是寻欢作乐。另外一些人不这样吵吵嚷嚷，比较巧妙，可是由于无聊、繁重的劳动和难堪的无所事事，却还是一样的。社会把多得惊人的钱花在剧场、博物院等等等等上面，这表明在社会里有无其数的有钱的寄生虫。这是财富在社会中可耻的分配的可耻的征状之一。”

阿金夫停住不讲了，并且由于愤慨而喘息着，开始抽新的烟卷。

“您讲完了？”——伊琳娜问道。

“不，没有说完”，——阿金夫生气地说。他继续说，同时开始抽起烟卷来。“喏，好吧……您用别人的劳动给您的东西去寻欢作乐和去花费吧。而您们‘滑稽大师们’去使人开心吧。偏偏不是这样！每一个蘑菇在自己眼里都想成为棕榈。那时我坐在监狱里，在窗子里经常听到我的刑事犯的邻居们谈话。那里有一个老头，某个教派信徒的怪人一直在说教道：‘有人说您们是窃贼，这是犯罪的！’有一个回答道：‘你认为不需要窃贼吗？老兄，窃贼是需要的，没有窃贼倒不很行。’——‘根据什么说要窃贼呢？’——‘所以，要……哪有没有窃贼这样的事？……也要有某个人来偷窃’。这里

没有真正的理论，可是感到渴望需要来为窃贼辩护和称赞窃贼的理论。就是没有理论他也要用最深刻的确信的口气来断定要有某个人来偷窃。喏，在‘滑稽者’那里——是说得过分的理论。最天真的理论——是为艺术服务的理论。耍碟子杂技的人也说：‘耍碟子杂技是神圣的艺术，我就全心全意为它服务’。我记得，有一次警察分局长当着我的面同马戏团的丑角就台球戏的事发生争吵：‘有人说，小丑是穿条纹的花衣服的人！’而马戏团的丑角对他说：‘警察分局长先生，马戏团的丑角也是艺术家’。而我将说：艺术家也是马戏团的丑角……”

房间里发出了叫嚷和愤慨的喊声。

“你们不要惹他光火”，——穿着常礼服的高个子棕黄色头发的先生，用缓慢沉重的男低音说道，“其实他还不是象你们认为那样的奇谈怪论者”。

阿金夫肝火旺盛地发作道：“如果伊琳娜·德米特里叶芙娜乐意当主席，就维持秩序和保持静默吧，虽然我有这个意见，就是维持秩序不是……不是女人的事情！”

男低音质询道：“阿金夫，不是乡下老太太吧？”

伊琳娜·德米特里叶芙娜用清脆的笑声哈哈笑起来，并说道：

“喏，说下去，说下去，您这个容易生气的小伙子！”

“瘦小伙子！”——在轰堂笑声中，男低音温和地说道。

“我能继续说下去还是不能说下去呢？”——这位演说家挑衅性地责问道。

“是的，我是十次请求您继续说下去。”

“而如果这里有艺术修养的听众不愿听的话，我能够极其满意地结束……就请作冗长的美学上的长篇大论吧……”在沉默了一会儿以后，阿金夫继续说道：“如果芭蕾舞女演员、走调的歌剧演唱者或者绿色屋顶上太阳光耀斑的描画者以各种方式娱乐来为艺术

服务,认为这种艺术是自满自足的,本身就是目的,这是天真的。为什么可怜的马戏团丑角没有想到:他是艺术家,既然是艺术家,那就是某种重要的事情,因为要某个人,一定要某个人,才成为艺术家。可是这还不够!据说,我们号召对没落的人仁慈^①,我们揭示了生活的虚假,加以阐明,教导人们去热爱!真是多此一举!说谎……简直是说谎,虽然您们中有些人是无意识的。需要各种各样的大腹便便和纤细的神经!洒香水的太太想亲眼目睹双目深陷的饥饿的织工是怎样暴动的,他们想要超自然主义和‘底层’^②的乌烟瘴气!他们开始议论起来,甚至有时哭诉一阵。啊,我们可怜的织工兄弟们啊!在‘底层’掉眼泪,施舍十戈比银币。这是号召仁慈!各方面都愉快的太太说:‘诗人向我们证明:穿破衣裳的善行是受人尊敬的’^③。而平常愉快的太太则回答道:‘实质上我们大家——都是兄弟’。请看我在一个其实各方面都不愉快的太太那里扮演小傻瓜,比如她为我同她的小胡涂虫们在一起十五小时的苦役,给了我十个卢布,并说道:‘哎,青年人……我读高尔基……哎,这些流氓!这是新世界……艺术是什么意思:要知道我就不会和流氓说话了,因为这是可怕的,而由于高尔基,这深刻的有意思的心灵就给我打开了。他使我惊讶……我甚至做梦,似乎我就是马尔华^④,似乎周围都是流氓,醉心的、凶恨的、纯真性格的流氓,多的是这样的……’我实实在在没有夸张。那时我生气了,现在是觉得可笑

① 普希金的《我为自己树立了永恒的纪念碑……》(1836)一诗的话。——俄文版编者注

② 指霍普特曼的剧本《织工》和高尔基的剧本《底层》。——俄文版编者注

③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本《横财》中威略捷夫说的话:“穿破衣裳的德行是受人尊敬的”(参见德文沙文的颂诗《致达官贵人》中的句子:“穿破衣裳的英雄是可尊敬的”。)——俄文版编者注

④ 高尔基小说《马尔华》的主角。——译者注

的。因为他们还抨击现代社会。他，某个左拉^①，也许真诚地在鞭挞，可是怎么会不懂得，这就是说，这种鞭挞，有钱人是高兴的！——否则的话，他怎能为了这种对资产阶级的鞭挞、为了卷帙浩繁和多种多样的鞭挞，而得到几百万的稿费呢？要知道，实际上不是煤炭工人以三个半法郎一本把几十万册小黄书买光的吗？我回想起这些艺术上的财神爷的鞭挞者，也就想起把帝俄金币支付给农村姑娘，以便她们把他揪出来打的那种将军”。——阿金夫得意地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说道：“整个文艺上的长篇大论都是胡说八道，读它的是那些反正无论怎样不会使他们激动的人，而那些对不幸可能有所帮助的人、自己由于不幸而饱经痛苦的人也不会读它，肚子空空的凡卡也不需要贵族作家向他说明他肚子饿极了。而为什么饥饿呢？这需要朴朴实实地说明。您向周围瞧一瞧，您就会看到：现在不是弹琴的时候，而是要敲起警钟，而为了要敲警钟，并不需要当艺术家！大概我也就讲完了。”

伊琳娜·德米特里叶芙娜的有力措施没有能立即制止本来已开始的吵嚷。

“不，不，先生们，不应当重新发生混乱。劳驾请忍耐点。我认为鲍里斯·鲍里索维奇有许多反驳我们的野蛮人的意见”。

“主席不够公正”，一个高个子渐近老年的妇女，头发剪得短短的，有着稍带东方型的干瘦的脸，微笑着说道。

而鲍里斯·鲍里索维奇却慢慢地、若有所思地搓着手，走近点着灯的桌子。这是一个个子不很高大的人，有漂亮的但稍小了点的脸，四周围绕着好看的、黑色的卷发和胡子，就象圣像上的救世主那样。可是，眼镜和锐利、敏捷的眼睛使他丧失了与救世主的任何类似。他稍微有点匆匆忙忙和结结巴巴地说着，可是这些缺点只是开始时才明显，随着迅速的说话使他激昂起来，他控制了大家的

^① 左拉，爱弥儿(Zola, Emile, 1840—1902)——法国自然主义作家。——译者注

注意力，并开嬉作为真正的有经验的演说家使人感动。

“阿金夫是片面的。阿金夫，我们早先没有和你谈这一点”。鲍里斯·鲍里索维奇瞧着没精打彩的青年开始说道。“我们同阿金夫几乎在所有事情上都意见一致，可是关于这个问题，看来我们差不多是对立的。先生们，我怕花费您们太多的时间，否则我……”

“我们的时间很多，因为还刚十点半”，伊琳娜打断他说。“请尽可能讲得详细点，大家只会欢喜。”

“我认为，艺术在其起源上和发展上，是双重的，虽然我说的两种艺术，是错综交织的……艺术的第一个根源——是游戏。即使游戏、娱乐，如阿金夫说的，寻欢作乐，只是消磨时间和医治无聊的手段，就是这样这也是可敬的事情。医治是可敬的事情，虽然疾病是不愉快的事情。既然有病，就必须治疗。无聊也是病，把无聊所特有的不愉快的色彩伸展到治无聊的医生身上是不大合理的，正和伸展到本义上的医生身上一样。阿金夫想对我说，‘疾病是难于避免的事情，而无聊则是游手好闲者的疾病……’——阿金夫肯定地摆动脑袋。——可是这显然是不正确的：您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会发现唱歌、跳舞、画着彩画的容器和绣花的或者装饰鲜艳的衣裳，就是阿金夫自己好象也说过：由于艰苦的劳动也需要娱乐。所以即使艺术具有只是由于无聊或者劳动辛苦而娱乐的目的，就是这样它也是可敬的事情。可是艺术-游戏并非只有这个意义。小狗在狩猎中游戏并不是因为无聊或者劳动得多，它长自己的四肢，它耗费它们的精力，以便锻炼它们，用自由的锻炼来促进它们的长成和灵活性。小狗所做的，也就是年轻人所干的。现在他们干的是：锻炼身体和心灵。艺术和任何高尚的游戏，所有这一切都是最高意义上的运动、体操。生活、现实及其劳动分工和各种需要，使得人成为非常片面的，使得许多在某种情况下他可能很需要的东西，在他身上停止活动了。野蛮部落在承平时期的确在作战争游